

## 孤本明代小說『晉安逸志』考述

三七〇

賴 信 宏

### 一、陳鳴鶴及其『晉安逸志』

『晉安逸志』由於在目前僅存日本前田育德會尊經閣文庫，近人研究者鮮，之前研究者如薛洪勳已留意到『晉安逸志』選錄到當時小說選集『才鬼記』、『廣豔異編』之中，並錄有陳鳴鶴小傳<sup>①</sup>。其後較為重要者為陳國軍所作『晉安逸志』敘錄，對陳鳴鶴生平與作品內容考述尤詳，也已留意到尊經閣文庫藏本之存在，只是因條件所限，未能寓目。由於『晉安逸志』篇目經徐焞（一五六三—一六三九）『榕陰新檢』引錄達三十條<sup>②</sup>，前人對其內涵仍多所理解，陳國軍主要據此書輯錄逸文，並整理其小傳頗詳，茲引錄如下：

陳鳴鶴，字汝翔，號雪樓道人，晚號泡庵居士，懷安縣（今屬福建福州懷安縣）人。萬曆八年始隸侯官，故亦稱侯官人。始祖陳允元當宋末由郡城釣鱸橋，卜遷柯山。三傳至建州司戶陳嘉言，又八傳至陳翰，九傳至陳哲。第十代為陳奎。歐陽英撰『（民國）閩侯縣誌』卷六七「陳奎傳」，誤以為其弟，實則同族弟。陳鳴鶴之陳姓為柯嶼陳氏。

清林楓『榕城考古錄』卷下「郊垌」第三：「鳳冠山」條曰：「在鳳崗西南。群山中沃野千餘頃，田中有小阜，如三台，或曰瓜嶼，亦曰柯嶼，又名台嶼。左高蓋，右鳳灣，金雞障其後，陽崎峙其前。陽崎之水，別為小浦，逶迤環抱於三阜者三十六曲。宋光州司戶陳嘉言居之。嘉言，咸淳間人，元人革命不仕，隱居台嶼，積書數萬卷，人

稱書隱先生。」故而謝肇淛「陳履吉傳」言「其先自宋之季，聚族而居柯山十葉」。

鳴鶴，萬曆間諸生，善於音律，長於書法，能于詩文，精研易數，但家計苦貧。陳履吉『采芝堂集』卷三「贈汝翔叔父」……萬曆中，放棄科舉，避遁城市，築柯嶼山樓，窮志著述。陳薦夫『水明樓集』卷一「陳汝翔」：「汝翔個儻士，結屋柯山麓。希軌上世人，形骸皆土木。著書摛窮愁，因之廢櫛沐。既推孟嘗產，應甘仲由菽。憤世日放懷，時時見哀曲。能為魏晉言，詞林競推服。屈首諸生間，顧影良已促。懷哉捧檄心，俯仰豈所欲。」徐燿『幔亭集』卷二「陳汝翔」：「汝翔好奇古，遁跡在柯嶼。詞藻何離離，才情尤楚楚。能追正始音，不作齊梁語」，甚至稱許至「吾党推白眉，詞壇標赤幟」的程度。

鳴鶴早年與徐燿兄弟、謝肇淛等結詩社，共功聲律；中年隱居柯嶼，留戀山水；晚年迫于生計，曾遠赴建陽，後還柯嶼，以著述為事。所著有『泡庵詩選』六卷（一名『泡庵集』）、『田家儀注』一卷、『田家月令』一卷、『東越文苑傳』六卷、『閩中考』一卷、『武夷遊記』一卷、『柯嶼陳氏家譜』十二卷，萬曆四十四年修纂『永福縣誌』六卷，萬曆四十六年為『晞髮集』十五卷作序，校對陳履吉『采芝堂集』十六卷等。生平事蹟見『（乾隆）福州府志』卷六十、『（民國）閩侯縣誌』卷六十七、『列朝詩集小傳』丁集等<sup>③</sup>。

除『晉安逸志』外，陳鳴鶴所存著作僅餘三種，包括『泡庵詩選』六卷，

今存臺北故宮博物院，其後附『田家儀注』一卷。另有『東越文苑傳』六卷，存有二版本，包括『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據湖北省圖書館藏清鈔本影印、『續修四庫全書』據南京圖書館藏同治十二年刊本影印，書有萬曆丁未（三十五年，一六〇七）五月王穉登（一五三五—一六一二）序。餘皆亡佚。其生平仍略可從其友人序跋略作補充，如張大光「田家儀注序」云：

汝翔陳先生，弱冠補博士弟子，余友以經生言。既而結社芝山，復友以古文辭詩歌。居久之，余削刺史籍，訪汝翔於侯官柯谷中，而汝翔亦已謝博士弟子，布袍芒屨，率子孫見余於家廟，設席人之禮。

……

朱珪（乾隆）福寧府志』卷二十一小傳云：「張大光，字叔弢，萬歷乙酉領順天鄉薦，授廣東長樂縣，尋判饒州，以忤權璫，遷知普安州。逾年，乞休，父老餽，謝以詩。」<sup>④</sup>按張大光萬曆十三年（一五八五）順天舉人，萬曆二十六年（一五九八）任惠州府長樂知縣，萬曆三十五年（一六〇七）任饒州通判，約在萬曆四十四年（一六一六），任職普安州知州。張大光約在諸生時已與陳鳴鶴交往，而當時陳氏「弱冠」已為諸生，結社芝山，都應在福建往來之時，約在萬曆二十六年之前。據此推測，陳鳴鶴應生於隆慶至萬曆初年。依張大光履歷「削刺史籍」至少是萬曆三十五年之後，當時陳鳴鶴已卸去諸生身分，閑居侯官柯谷。呼應前述「中年隱居柯嶼，留戀山水」之事。

其晚年頗為落拓，除了為生計赴建陽書林校書，還曾赴惠州謀事。如徐勳『鼇峯集』卷七有「羅浮山歌送陳汝翔之惠州」，又卷十「懷友詩」其一「陳汝翔秀才」云：「餬口向他方，三年旅惠陽。客身輕類荒，親鬢白過霜。老缺謀生策，貧營內顧糧。入行時遠寄，字字說思鄉。」正言其流落他方，旅居惠陽三年貧苦謀食之狀態。其人雖以布衣終身，不過與當地文人多有往來，徐燠（一五六一—一五九九）、謝肇淛（一五六七—一六二四）、張大光、屠本峻（一五四二—一六二二）皆與其往來，諸人別集中多存與陳鳴

鶴交往詩作，是以雖無顯達之官，其著述頗流傳於世，尤著意於閩地文獻之保存，『晉安逸志』亦在蒐集閩地怪誕豔異之事。

## 二、明刊本『晉安逸志』及其引錄情況

尊經閣文庫藏本分二冊，計三卷，高13釐米，廣8.7釐米，版框高11釐米，廣6.7釐米，係屬袖珍本，四周單邊，單魚尾。書衣有籤作「晉安逸志」，首葉有「前田氏／尊經閣／圖書記」朱文方印，卷首收錄萬曆己亥（二十七年，一五九九）徐燠序，次陳鳴鶴萬曆丁酉（二十五年，一五九七）十一月自序、萬曆庚子（二十八年，一六〇〇）冬曹學佺（一五七四—一六四六）序，知其成書約在萬曆二十五年（一五九七）前後，刊刻完成則在萬曆二十八年冬後。無目錄，序跋行款不一，正文則作每半葉六行，行十四字。卷端首行頂格作「晉安逸志卷之一」，二至四行作「侯官陳鳴鶴書」、「甬東屠本峻訂」、「晉安徐燠校」，卷二三同。其卷一收錄十三則，卷二計二十則，卷三計四則，總計三十七則條目，卷三葉三十一缺葉。

『晉安逸志』最早見於趙用賢（一五三五—一五九六）『趙定宇書目』，分別著錄於二處，一見小說家下，作「晉安逸志」一本又一本」是知其所收至少有二本，另別見於「稗統續編」之下，作「晉安逸志」一本袖珍本<sup>⑦</sup>。尊經閣所收疑似即此袖珍本。其子趙琦美（一五六三—一六二四）『脈望館書目』來字號子部小說類下，著錄「晉安逸志」一本<sup>⑧</sup>。友人徐勳『徐氏家藏書目』卷二「各省雜志」作：「晉安逸志」三卷 陳鳴鶴<sup>⑨</sup>，與傳本略同，是知尊經閣藏本猶存明本面貌，然或以其他版本流傳，今已難查見。其後，黃虞稷（一六二九—一六九一）『千頃堂書目』卷七「地理類中」著錄「陳鳴鶴『晉安逸志』三卷」<sup>⑩</sup>，其他史志目錄如萬斯同（一六三八—一七〇二）『明史』卷一百三十四著錄「陳鳴鶴『閩中考』一卷 又『晉安逸志』三卷」，張廷玉（一六七二—一七五五）『明史』卷九十七志第七十三著錄「陳鳴鶴

『閩中考』一卷、『晉安逸志』三卷」蓋非自藏，相沿謄錄。同時期清徐乾學（一六三一—一六九四）『傳是樓書目』卷三「結字二格」小說家著錄：『晉安逸志』三卷 明陳鳴鶴 一本<sup>①</sup>。是清前期仍有傳本，此後未見著錄，殆已失傳。值得注意的是，陳鳴鶴曾著有『閩中考』一書，據『四庫全書總目』卷七十七『閩中考』提要云：「是書所考，皆福州府境山川古蹟。……惟後幅多採小說怪事，及僧家語錄，未免傷於蕪雜。」是書後幅多採小說怪事，可能在考訂地理之餘，收錄若干地方怪事，與『晉安逸志』性質相近。惜此書不傳，無法核驗二者之關係。

由於徐焞『榕陰新檢』引錄『晉安逸志』甚多，因此，之前研究者雖未見原書，仍可從引錄資料掌握其大致內容。那麼究竟明刊本有哪些資料，並未見於前人引錄，係本節之重點。因此根據明刊本之編次，略將其條目引述情況整理如下，以見明刊本之價值。

表一：『晉安逸志』各條徵引情況參照表

編次	晉安逸志	榕陰新檢	其他徵引資料
卷一			
一	游三蓬	卷八仙舟架壑	董天工『武夷山志』卷十九雜錄引有，事見『廣豔異編』卷三「游三蓬」引，不注出處。『廣博物志』卷之十二注出『廣記』。
二	陳翰	卷五不赴相召引『逸志』	未見他書引錄。
三	胡商	卷九狐哺孤兒	事見錢希言『劔英』卷二十四書鬪篇「偽劍入轅門」引作殷芸『小說』
四	黃子野	卷五岐江避貴	劉仲達『劉氏鴻書』卷五十六，魯曾煜『（乾隆）福州府志』卷二十一引有，事見『稗史彙編』卷三十四「黃子野」，不注出處。鄭傑『閩詩錄』甲集卷一引『稗史彙編』。
五	李相	卷二殺子全孤	吳任臣『十國春秋』卷九十七閩八引有。
六	虞臯	卷八入洞遇僊	未見他書引錄。
七	陳士貢	卷一孝魂歸鄉引『逸志』	事見魯曾煜『（乾隆）福州府志』卷六十二，出『萬曆府志』。
八	陳靖姑	卷六女道除妖	民國黃澄淵『（民國）古田縣志』卷之二十三 羅汝澤『（民國）霞浦縣志』卷二十四引有。
九	申屠氏	卷三女俠報仇	事見『廣豔異編』卷十三、『續豔異編』卷七、『稗史彙編』卷四十六「申屠氏」、『情史』卷一情貞「申屠氏」、李清『女世說』卷一，不注出處。又『奩史』卷一夫婦門注出『女世說』。鄭方坤『全閩詩話』卷十引『稗史彙編』。
一〇	李十一娘	卷一孝女復讐引『逸志』	事見『廣豔異編』卷十三「李十一娘」，不注出處。
一一	白鷄小姐	卷九白鷄顯跡	魯曾煜『（乾隆）福州府志』卷十四引有。
一二	謝氏	卷十五孀婦影孕	未見他書引錄。
一三	錢氏	卷三誓死抗賊	未見他書引錄。

卷二			
一四	張五郎	卷十三飛來山	事見『廣豔異編』卷三「張五郎」，不注出處；『廣博物志』卷十二注出『廣記』。
一五	僧義收	卷七飛臂禱雨引作『三山志』	吳任臣『十國春秋』卷九十九閩十引有。
一六	樟樹		未見他書引錄。
一七	僧義存	卷七扣錫異蹟引『閩掌故』	未見他書引錄。
一八	王霸	卷六點瓦賑饑	未見他書引錄。
一九	金鎖渡	卷九金鎖風濤	未見他書引錄。
二〇	螺女江	卷十三螺女江	未見他書引錄。
二一	王華	卷九寶劍成精	事見『廣豔異編』卷二十二「王華」，不注出處。
二二	陳嘉言	卷五鸚鵡傳書	陸心源『宋詩紀事補遺』卷七十七引有。
二三	鄧雲翁	卷六神膏種齒引『七修類稿』	出郎瑛『七修類稿』卷五十奇詭類「種牙」，事見談遷『棗林雜俎』義集「鄧雲翁種牙方」。
二四	陳都憲	卷十一返魂寄信	事見謝肇淛『塵餘』卷二，不注出處。
二五	萬歲塔		事見謝肇淛『塵餘』卷一，不注出處。魯曾煜『（乾隆）福州府志』卷七十六引『林志』。
二六	蟒精	卷九妖蟒惑人	釋隱元『黃檗山寺志』卷八「巨蟒神踪」引有。
二七	徐真人	卷十驚精受封	魯曾煜『（乾隆）福州府志』卷十四，『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上卷四十一，于敏中『日下舊聞考』卷四十四，張之洞『（光緒）順天府志』卷十三京師志十三引有
二八	陳豐	卷九妖鼠咏詩	姚之駟『元明事類鈔』卷三十八走獸門、魯曾煜『（乾隆）福州府志』卷七十六、劉超然『（民國）崇安縣新志』第三十一卷，清 朱彝尊『靜志居詩話』卷二十四，『明詩綜』卷九十九、王初桐『奩史』卷五十五音樂門三引有。事見『廣豔異編』卷二十六、『續豔異編』卷十二「陳豐」、錢謙益『列朝詩集』閩集卷六「妖鼠詩」，不注出處。
二九	鄭一觀	卷十普安除妖	事見謝肇淛『塵餘』卷一，不注出處。
三〇	雷法振		事見陳繼儒『虎蒼』卷六，不注出處。
三一	唐漢	卷十一貴人度鬼	梅鼎祚『才鬼記』卷十三「永福溪鬼」引有，事見『稗史彙編』卷一三四「唐漢」、周亮工『閩小紀』卷四，不注出處。錢謙益『列朝詩集』閩集卷六「永福溪鬼詩」引錄其詩。
三二	長眉老佛	卷十佛自刻像	魯曾煜『（乾隆）福州府志』卷七十五、『古今圖書集成』山川典卷一百八十引有。
三三	吳師禹	卷九吳嶼夜談	『才鬼記』卷十三「吳師禹」引有。事見朱彝尊『靜志居詩話』卷二十四，朱彝尊『明詩綜』卷九十九、錢謙益『列朝詩集』閩集卷六「吳師禹」節引，不注出處。
卷三			
三四	林鴻	卷八仙女憐才引『鳴盛集』	出林鴻『鳴盛集』，事見錢謙益『列朝詩集』閩集卷六「瑤華洞仙女詩」引錄其詩。
三五	張紅橋	卷十五紅橋倡和	事見『廣豔異編』卷九、『續豔異編』卷五「張紅橋傳」、『情史』卷十三情憾「張紅橋」，不注出處。又見錢謙益『列朝詩集』閩集卷四「張紅橋」、魯曾煜『（乾隆）福州府志』卷七十六節引，不注出處。
三六	林景清	卷十五玉香清妓	『才鬼記』卷十三「楊玉香」引有。事見『廣豔異編』卷十一、『續豔異編』卷六「楊玉香」、『情史』卷十情靈「楊玉香」，朱彝尊『靜志居詩話』卷二十四 朱彝尊『明詩綜』卷九十九節引，不注出處。
三七	韓夢雲	卷十五秋英冥孕引『萬鳥啼春集』	出《萬鳥啼春集》。『才鬼記』卷十三「王秋英」篇末云：「夢雲兄匯次為『萬鳥啼春錄』」朱彝尊『靜志居詩話』卷二十四，朱彝尊『明詩綜』卷九十節引，注出『萬鳥啼春集』。事見『廣豔異編』卷三十二「王秋英傳」、『續豔異編』卷十三「王秋英」引有，不注出處。事又見謝肇淛『塵餘』卷四、『耳談類增』卷二十三、『亘史』外編卷一「韓鶴算」節引，錢謙益『列朝詩集』閩集卷六，節錄其詩。
三八		卷十五花樓吟咏	事見『廣豔異編』卷十、『續豔異編』卷五「太曼生傳」、『情史』卷十三情憾「太曼生」，不注出處。

明本『晉安逸志』收錄三十七則，由表格可知，大多數內容見於『榕陰新檢』，其書引錄者三十則，三則引作『逸志』，二十七則引作『晉安逸志』。引錄條目中卷十五「花樓吟咏」為明本所失收，附於表格之末。此條若非『晉安逸志』誤引，即『晉安逸志』另有別本。值得注意的是，『榕陰新檢』若干內容與『晉安逸志』相同，但出處並非引用此書。諸如

第十五則「僧義收」，『榕陰新檢』卷七「飛臂禱雨」引『三山志』；第十七則「僧義存」，『榕陰新檢』卷七「扣錫異蹟」引『閩掌故』；第二十三則「鄧雲翁」，『榕陰新檢』卷六「神膏種齒」引『七修類稿』；

第三十四則「林鴻」，卷八「仙女憐才」引『鳴盛集』；

第三十七則「韓夢雲」，卷十五「秋英冥孕」引『萬鳥啼春集』。

加上以上五則，『榕陰新檢』與『晉安逸志』重疊則多達三十四則，僅「樟樹」、「萬歲塔」、「雷法振」，未見引錄。由此可知，『晉安逸志』有若干資料承於前載，雖不注出處，而多有根據。如『四庫全書總目』卷七十七「閩中考」：「是書所考，皆福州府境山川古蹟。稱得唐人『閩中記』，得宋人『三山志』於徐燭。參以聞見，訂志乘之舛謬。」『晉安逸志』在編纂過程中與徐燭交流若干資料，「僧義收」一篇即得自徐燭所藏『三山志』，故『榕陰新檢』所引實為『晉安逸志』所本，可補『晉安逸志』之取材來源，除了『榕陰新檢』轉錄其書，值得注意的是另一位友人謝肇淛『塵餘』也曾多次取用，如第二十四則「陳都憲」、第二十五則「萬歲塔」、第二十九則「鄭一觀」，文字大抵相同，惟不注出處，故不知原本採自『晉安逸志』。

蓋『晉安逸志』或有彙編前人資料，但多數內容其來源或不明，或失傳，而經『晉安逸志』記載後，為小說選本所錄，使諸篇異聞得以傳佈。諸如『才鬼記』引錄四篇，『廣豔異編』錄其九篇（計入「花樓吟咏」一則）、『續豔異編』錄其六篇，『情史』所錄四篇，『續豔異編』、『情史』所引都在『廣豔異編』九篇之內，可能出於相互繼承。

第三欄所錄出處，明代部分，除了小說選本外，『稗史彙編』也收錄三則，不注出處，在卷首之徵引書目未見此書，不過，所錄篇目都使用原標題，可能係取自『晉安逸志』。董斯張（一五八七—一六二八）『廣博物志』引二事，俱出『廣記』，此二事未見『太平廣記』，未知何據。此外，錢謙益在編纂『列朝詩集』，曾利用『晉安逸志』編纂鬼怪逸詩，表格所見有六篇。雖說在其『牧齋書目』或『絳雲樓書目』未載錄此書，但錢謙益應是曾見此書。入清後，（乾隆）『福州府志』引錄尤多，次『古今圖書集成』、朱彝尊『靜志居詩話』、『明詩綜』亦有記載，蓋清前期尚為人所知，故多引錄，其後方志記載多節引，蓋陳陳相因，轉載前代方志。由此可略窺『晉安逸志』之影響與傳布。

### 三、明刊本『晉安逸志』之文獻價值與缺失

雖然尊經閣文庫所藏『晉安逸志』，或有根據，不過許多條目是根據作者收羅之傳聞自編自錄，和一般志怪傳奇收錄近世聞見不同，『晉安逸志』的時代跨度較大，時代從秦到明代不等，而專收閩地故實，陳鳴鶴自序云：

泡庵之前荔陰數畝，每禪誦畢，牧黃牘其下，倦則箕踞樹根。居久之，獵師、漁甫與它邑之占籍過賓及傭耕於此者，稍稍就余劇談，遞出所聞，日不下百餘事。余獨取其窮深往蹟、邊谷遺賢與夫鬼神幽恠，史所不錄、不及錄、錄而舛所聞，輒記之竿牘。春秋之仲，或泛流查，或乘果下海濤藪簿，隨意所適，至則古塚斷碣陵谷殘碑，罔不搜剔。間或詢之地着舊齒，故家譜牒，積二十餘年，取其尤不謬者，得若干事而傳之，命曰「晉安逸志」，以俟後世觀擇焉。<sup>15</sup>

是知其書之來源得自於傳聞，或獵師、漁夫、過賓、傭耕，此外並有自己走訪各地，蒐集古塚斷碣陵谷殘碑，拜訪耆舊，收羅故家譜牒者。積二十

餘年方成其書，其內容則主要收史所不錄之往蹟、遺賢之事跡與鬼神幽怪之說。故在著錄或著在史部地方雜著，或錄於小說家類，在兩可之間。明代小說如『西湖遊覽志餘』、『鴛渚志餘雪窗談異』亦如是，前者專纂杭州舊聞，後者專錄嘉興軼事，以地方故實為中心新編故事於其中。<sup>16</sup>

陳鳴鶴多數僅述故事，惟「螺女江」、「長眉老佛」引述自身經歷，「螺女江」末云：

道士釣磯見存南洲，因名螺洲。五代時厲伯韶穎見螺殼于吳氏宅前，余家去高蓋不三里，而近聞之故老及博山經者如此，而『搜神記』乃以謝端事傳會于侯官，蓋因螺女江之名而疑之耳，先達不察，遂皆之。（卷二，原有墨釘<sup>17</sup>）

此段文字『榕陰新檢』引錄失載，文中指出該事得自於故老，並指出『搜神記』所記謝端之事，乃因螺女江而傳會。實則別有所本，即『晉安逸志』所錄本事。一般而言，明刊本的文字與『榕陰新檢』所引錄的內容大同小異，此則是少數差異較多者，它如「陳豐」一事：

成化二年，長樂人陳豐獨坐山齋，梁上忽墜二鼠相向，俄化為兩老翁，長可五六寸，對坐劇談（榕陰作飲），聲如小兒。合復為鼠，分復為老翁，如此者四五遍。既而由兩而四，由四而八，由八而十六，合坐共飲。中有二女子歌舞勸酬，其歌詞曰……酒既闌，迺合為一大鼠，向土人作拱揖狀而去。

「合復為鼠」以下至「合坐共飲」一段，『榕陰新檢』缺。又如「胡商」：因出帛書。持之而泣，商亦伏地泣不自勝，一市皆泣，遂與母自言翁始載歸閩中，比至先母之子相繼死歿，惟孤兒留，孫始生泮辰，商令妻哺養之與子等，奈何絕先母嗣。後至七巖山，求老狐不得，於是環七岩山而拜之，竟以胡為姓，以致報德之意。<sup>18</sup>

「遂與母自言」起，至「奈何絕先母嗣」一段，『榕陰新檢』「狐哺孤兒」僅作「言于吳翁，同歸閩中。」二句。

如此看來，明本『晉安逸志』的保存，仍有其重要性。不過，該書在多處有墨釘未刻，除了詞作上下闕分隔之用外，另有多處文字不全，似尚待補刻，而這些墨釘缺處，『榕陰新檢』引述完整，諸如

〔一〕「黃子野」：「旦日傳■長展車待客，夕時，子野不至。」『榕陰新檢』作「舍」。

〔二〕「李相」：「媼躡相■數之曰：『天下方大亂，此壯士也，奈何失壯士驪。』」『榕陰新檢』作「而」。又「海內飄回，豪傑並起，諸君來■效之。」『榕陰新檢』作「亦」。

〔三〕「虞臯」：「歌■，忽然俱去，當敏踐荆棘來歸，過益公之門，已為丘壠。」『榕陰新檢』作「畢」。

〔四〕「金鎖渡」：「■而鎖絕，猶得數尺。有司以聞，詔立廟江滸，舟行者必薦以酒肴。」『榕陰新檢』作「俄」。

〔五〕「長眉老佛」：「味極甘美。清告以饑，復命童子進蒸胡數■。」『榕陰新檢』作「枚」。

〔六〕「吳師禹」：「姚黃魏■俱零落，能得春風有幾時。」『榕陰新檢』作「紫」。

〔七〕「林鴻」：「水極■潔，可鑿毛髮。」『榕陰新檢』作「清」。

〔八〕「張紅橋」：「永泰王偁尤所種念，乃稅其隣舍以■。」『榕陰新檢』作「居」，「種念」『榕陰新檢』作「鍾念」，宜據改。又「一曲■關歌未畢，樓■啞啞催人別。」『榕陰新檢』分別作「陽」、「鳥」。

〔九〕「韓夢雲」：「莫道蜩蛉難似我，恩深還■報恩期。」『榕陰新檢』引『萬花啼春集』作「有」。

這說明明刊『晉安逸志』雖然早出，但文字或有不完整處，對照『榕陰新檢』所錄，不但文字雷同，墨釘處不闕，有可補明本之處甚多，所據或係出此袖珍本外之別本。

## 四、《晉安逸志》之故事取材與藝術成就

《晉安逸志》所蒐羅之作品，主要是閩地傳聞，徐焞《榕陰新檢》資料與之相近而更為完整，只是《榕陰新檢》彙編前作，《晉安逸志》出於訪問採錄，可見其原創之價值。除了「林鴻」出於《鳴盛集》、「韓夢雲」出於《萬鳥啼春集》，其它條目多數找不到更早的來源，其中卷三男女情事為主，多錄詩詞，篇幅較長。其餘卷一、卷二或及神仙鬼怪，或及奇人異事，大都篇幅短小，存事為主，鮮少經營，以下略分類討論如下：

## (一) 男女豔異

《晉安逸志》卷三所錄四篇，包括「林鴻」、「張紅橋」、「林景清」、「韓夢雲」，與明刊本失載之「花樓吟咏」。多見小說選本引錄。這些篇目合於豔異之事，多敘男女遇合、詩詞唱和之情事，其篇幅亦倍於他篇。其「張紅橋」、「林景清」以及明本未錄之「花樓吟詠」，都係典型的詩文小說，除了以男女情事為中心，更兼收錄許多唱酬廣和之作，以詩詞為骨幹串聯情節，從瞿佑《剪燈新話》已開其端。

「林鴻」描述洪武時游玉華洞，夢入瑤華洞天遇女仙芸香，其父嚴君掌人間才子詩文，載錄《霞光集》以奉上帝，林鴻所作亦載入其中。林鴻見賞於芸香，受邀吟詩一首，芸香和之，雖然歡洽，但不及男女之事。其後嚴君告歸，林出戶如墜深淵，一時夢寤。其後探訪舊跡，略如夢中，投詩於淵，隱然有蠟箋酬答。此後再訪，不復得路。其假借夢境遇合神女之事，與《龍城錄》載趙師雄遇梅花仙，《綠牕新話》「王子高遇芙蓉仙」框架近似。該事出入於真幻之間，假托遭遇女仙的情事，嵌入兩人詩作，頗見詩文小說雛形。

「張紅橋」在描述人間愛情，良家女張紅橋善屬文，戀慕詩才，而所如不偶。至林鴻偶因鄰媪投謁，紅橋以詩酬答，彼此傾慕。其間往來詩作多

達數十篇，其後林鴻適有金陵之游，兩人分別，留別吟贈，思念酬贈又若干篇。分別後張紅橋感念成疾，數月死，林鴻追念，感傷不已。該事情節並不複雜，半數篇幅為詩歌酬贈之作，其中林作多以「紅橋」作結，而紅橋多以「鴻」字作結，既表言情之意，同有遲才抒懷。這類作品於唐代傳奇雖已頗具詩筆，發其先聲，但大量援錄詩歌者並不多見，如「遊仙窟」一類者，僅屬少數。以上二作陳國軍曾在《夢遊仙記》、《張紅橋傳》敘錄略作引介，指出二作原出邵銅所編林鴻《鳴盛集》附錄，陳國軍以為並非林鴻自作，乃出於才人依託，陳氏推測其作者可能是相近文獻常出現的王蓬居、王蓬辰或王蓬屛，猶待考察，原創作於洪武十五年左右。蓋二作雖同記林鴻自身經歷，但非第一人稱自述，與唐代「遊仙窟」、沈亞之「秦夢記」、託名牛僧孺「周秦行紀」自述口吻頗有不同。

「林景清」結構與「張紅橋」類似，惟女主人翁轉換成金陵娼家女楊玉香，因戀慕才子，不與俗人偶。一日偶見林景清題詩，援筆酬答，兩下具有意，因以邵三為介，成就兩人。交往期間酬作甚多，後景清歸閩，失聯六年。景清後北歸，途遇玉香之魂，重敘舊歡，抵金陵後，方知玉香已死，悵惘不已，吟詩一首，隱然見玉香之魂從帳中出，亦吟詩和之，而後玉香隱隱而沒。其末以酬答作結，較近於「林鴻」一篇，只是此篇乃係生前情緣之延續，「林鴻」一篇則強調見證夢境並非虛幻。

「韓夢雲」則是敘述福清諸生韓夢雲與亡靈王秋英間之男女情事，為人鬼婚戀之題材，其交往亦多唱和酬作，惟文中頗有模擬「鶯鶯傳」之跡，如初次雲雨後，載云：

比曉起，謂夢雲曰：「妾以感遇之故，失身于君，惟君始之，惟君終之，君之惠也。不者曲且在君，妾何敢言。」

即「鶯鶯傳」中張生臨別，鶯鶯所言：

始亂之，終棄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亂之，君終之，君之惠也；則歿身之誓，其有終矣，又何必深感於此行？

不過，韓夢雲未如「鶯鶯傳」之棄置不顧，而是兩人彼此聯繫不絕，秋英後為韓夢雲產下一子，交託他人撫養十八年，其後因二人之事為人所知，卜事求詩者眾，秋英遂表塵緣已盡而離去，故事並不停留在私密的人鬼戀情，而擴及周遭人群的觀感，於豔異情事中頗有別開生面之處。

明刊本失載之「花樓吟咏」，敘述太曼生於園中偶遇女郎，頗生傾慕，後得知女郎傾慕詩詞，太曼生託女婢寄詩，女郎稱嘆其才，遂兩相歡好。而後生落第，女郎遣雙鬟慰勞之，並贈以玉玦半規、紫羅香囊一付定情。上述都是習見的才子佳人遇合之事。其後因為男婚、女嫁彼此都有歸屬，偶有詩札往來，情意不絕。之後短暫會過後，女方相思成疾而故，生亦感念情意，不數月而死。不落人有情人終成眷屬之格套，敘述兩情相繫不絕的情愛，頗為深摯。

這些故事時代跨度從洪武到萬曆，多屬鄉邦舊聞，不過迎合晚明喜好豔異之題材，不僅為『廣豔異編』、『情史』所收編。其中徵引詩詞之部分，亦迎合當時文言小說以敘述嵌合詩詞的趣味，只是陳鳴鶴並非全然創作，這些作品或採錄自前人舊作，且僅擇錄男女情事錄其唱和之作，與『剪燈新話』系列作品，於多篇作品假借文人聚會、鬼神遇合之框架編入詩歌，逞才抒懷、遊戲筆墨<sup>23</sup>，仍是有所不同。

## (二) 神仙鬼怪

於男女豔異之外，它篇或長或短，要皆與閩地偶傳聞有關，事多涉怪誕奇異。要皆神仙術法變化之事，如「游三蓬」敘述閩清人游三蓬游仙府之事，其偷窺導致仙舟失靈之事，迨脫胎於「許真君」故事，云：

真君曰：「汝但以船載我，我當自與行船。」仍謂船師曰：「汝宜入船，閉門深隱。若聞船行疾速，不得輒有潛窺。」於是騰舟離水，凌空入雲。真君談論端坐。……龍行既低。其船拽撥林木，戛刺響駭，其聲異常。舟師不免偷目潛窺，二龍知人見之，峯頂委舟而去。<sup>24</sup>

只是改許遜為老父，其後游三蓬從仙府回返，至家遂辟穀，不復飲食。後人有見之於武夷山中云。蓋指游三蓬有仙緣，因辟穀得道，成為地仙游歷於洞天福地，具有仙傳點化脩真的意趣。「陳翰」則描述一治論語者隱遁得道，勸化狐精的故事。「虞皋」作為不起眼的食客，為人所排擠。而後隱遁入茅山成仙，其友人木當敏尾隨之，得窺洞府之秘。離開後「城郭人民殆非昔時」，脫化於仙人隱跡、仙凡時差的敘述程式，重述劉晨、阮肇一般的仙境遊歷。「王霸」虔誠奉道，為一妄男子所戲，偶然得金丹要訣，點瓦成金，賑濟災民。「陳靖姑」則似神仙出身傳，敘述其成仙折服精怪之經歷，後封為臨水夫人。「白鷄小姐」則以古麻刺國王為背景，敘述白雞小姐轉世得道之經歷，似佛教傳記。「僧義收」敘述義收截左臂為洪州祈雨，臂還如故，頗有『高僧傳』『神異』篇之色彩。「僧義存」則敘述義存與一雀鳥辯論禪機，因此頓悟。「雷法振」敘雷法振山中遇虎，經觀音大士現身拯救；「長眉老佛」敘述異人化身游僧雕刻佛像之事，皆屬佛教靈驗故事。其題材出入於佛、道與民間信仰之間。

亦有記錄純粹怪異之事，如「金鎖渡」紀錄金牛作祟之事，後經靈雲勤禪師收伏，遂無怪。「螺女江」記載道士許甲遇女螺神於白龍洲，因名白螺洲。「張五郎」記載張五郎因狩獵誤入洞府，見越王樂工之事，作為飛來山命名之傳說，諸如此類應是採自耆舊的風物傳說。「萬歲寺」記載嘉靖十三年四明屠公僑觸犯禁忌，雷震萬歲寺，墜落一鼎，有銘文數句，則近乎地方異聞。他如「蟒精」載黃嶼山巨蟒作祟，奪人妻子，為有智婦人藏刃所殺。「徐真人」記載箕仙因靈驗受朝廷封賞，是後為張真人揭露，實為金鰲所化。「陳豐」記載鼠精變化，分別為老翁，合則為鼠，歌舞飲酒，為陳豐所窺，則是精怪作亂之事蹟。

尤可著異者為「唐瀟」，該故事為民間常見之水鬼漁夫之故事類型，屬於「漁夫義勇救替身」之故事。<sup>25</sup>記載唐瀟夜聞永福溪二水鬼商討取鐵帽者相代，因仗義救人，得悉自身顯貴之命運，事後並親作章奏超度二鬼，免



除二鬼之苦。水鬼漁夫故事常見情節為水鬼與漁夫交好，漁夫預先得知渡水者將代水鬼而死，後水鬼因憐憫渡水者可憐，不忍殺人，因善行得轉世善地，事為漁夫所窺。而唐濼在故事中近似漁夫之立場，卻拋棄旁觀之位而主動營救，其善惡之側重點頗有差異。此外「王華」，記載柴周時王華，慕張華之為人，性耽古器，於蓮花峰遭遇寶劍干將之精靈，寶劍自述經歷，具有精怪諧隱的趣味，同時假托神物隨主人出沒顯隱之情事，敘述王華死後寶劍化為龍而去，於『晉書』『張華傳』、王度「古鏡記」皆有相似之情節，隱然有規摹前作之痕跡。

### (三) 奇人異行

除了神仙怪異之事，其述人事者多重奇人異行、情操高尚者，如「胡商」則敘述胡商婦棄兒，為狐所撿回，寄托商景成長之事。幾經拜訪與生母重逢相認，是後棄兒最終奉老狐、商景以終。在命運多舛的人生中猶記養育之恩德。「黃子野」散金救人，為人所知，後折節讀書，官府屢求之出仕，隱遁不仕，呈現隱士不為利祿所遷的風骨。「李相」記載李相與王緒為刎頸之交，王緒死後，李相為保全其子，暗中調包，以己兒代之身死。頗有趙氏孤兒捨身全孤之意味。「陳士貢」載陳士貢父子敬因守庫挂誤得罪，士貢因以身代罪，後死獄中，魂魄返家告歸，展現了孝順的靈應。

復仇之事，亦頗為壯烈，擺脫前有之敘述別開生面，如「申屠氏」敘述申屠虔之女希光，嫁與士人董昌，因郡中大豪方六一覬覦，殺夫奪身，希光因假意順從，殺盡豪家以復仇，後自殺以終。「李十一娘」因其父李師翁善以術療病，為永福令王教枉殺，李十一娘因藉故接近王教之母，殺其母一家，王教因此自殺。其隱跡殺人之過程，頗不同以往，如「申屠氏」為盡殺其家，殺方六一之後「詐謂六一卒病委篤，以次呼其家人。家人皆愕，卒起不意，先後犇入，希光皆殺之，盡滅其宗。」透過急病逐次勸誘其家人，可謂有智。奇人異行固屬文言小說常見之題材，而『晉安逸志』志

在收集前聞，與記載神仙怪誕之事有別，正如陳序自云：「余獨取其窮深往蹟、邃谷遺賢與夫鬼神幽恠，史所不錄、不及錄、錄而舛所聞，輒記之竿牘。」蓋節烈復仇之事，非史所不錄，蓋出諸不及錄之屬，故有補史闕之意，其事未必詳盡委曲，但取其人其事之可觀者錄之。

### 五、結論

尊經閣文庫所藏明刊本『晉安逸志』，久在中土亡佚，作者陳鳴鶴雖為山人，然著述頗豐，其所交游如徐燧、徐燧兄弟、謝肇淛皆地方聞人，故多為人所知，其於鄉邦文獻最為留意，著述亦多與此有關。只是流傳至今者，僅存『晉安逸志』、『東越文苑傳』、『泡庵詩選』及『田家儀注』等四種。此本『晉安逸志』幅製短小，屬袖珍本，除了保存徐燧、陳鳴鶴自序未見流傳外，另於卷三葉三十一缺葉，尚存完整面貌。

近人研究如薛洪勳、陳國軍都關注到『晉安逸志』所錄傳奇文之價值，只是當時未見原書，多利用徐燧『榕陰新檢』引錄之成果，而在徵引數目上，前人認定多寡不一。今對照明刊本所錄三十七則，可發現『榕陰新檢』與之重疊者達三十四則，其中二十七則引錄作『晉安逸志』，三則引作『逸志』，卷十五「花樓吟咏」為明本所失收。另有五則，『榕陰新檢』內容與『晉安逸志』相同，出處有異。可見『晉安逸志』在編纂時可能和友人共享相同的來源，包括徐燧自藏的宋人『三山志』，還有林鴻『鳴盛集』、韓夢雲『萬花啼春集』等近人著作，展現『晉安逸志』繼承前載之面向。此外，從該書的引錄利用上，互見於『廣豔異編』、『續豔異編』、王圻『稗史彙編』、謝肇淛『塵餘』、錢謙益（一五八二—一六四四）『列朝詩集』，可見其書刊刻後在晚明頗有流傳，直至清乾隆『福州府志』修纂仍多有採錄，其後則罕有傳錄，或許乾隆之後該書已然失傳。

從『榕陰新檢』引錄文字，對照尊經閣所藏明刊本所錄，除了「樟樹」、

「萬歲塔」、「雷法振」三條未見引錄，「榕陰新檢」亦有若干段落缺載，如「螺女江」缺近百字，「陳豐」、「胡商」二條亦有所節略，可知明刊本之文獻價值。但明刊本亦有所缺失，如原書有多處墨釘，對照「榕陰新檢」則敘述完整，甚至若干文字勝於明刊本，疑似「榕陰新檢」來源別有所本。參照趙用賢「趙定宇書目」著錄，可能「榕陰新檢」存在袖珍本之別本，今已不傳。

至於「晉安逸志」之故事取材，大致可分為「男女豔異」、「神仙鬼怪」、「奇人異行」三類，藝術成就最高者為男女豔異，其事敘述委曲、詩詞豐富，雖然敘述框架如夢入仙境、男女偶合、人鬼婚戀多見前代所載，然如「張紅橋」之唱酬，頗見逞才詠懷之勝；「林景清」、「花樓吟詠」之真摯，不落才子佳人之俗套；「韓夢雲」所述王秋英為其生子，離合契闊，頗見曲折，都是書中傑作，故多為小說選本引錄。其他如神仙鬼怪、奇人異行概多簡短，存事為主，鮮少細部描摹，藝術成就不高。或為佛道靈驗，或有風物傳說，或為貞烈義行標榜，取意頗有簡擇。其性質出入於稗史、小說家之間，時代跨度甚廣，此前未見他書記載，或為作者訪舊探碑所得，其發明閩地文獻之價值，功不可沒。

### 注

- ① 參蕭相愷主編：『中國文言小說家評傳』（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二〇〇四年）「陳鳴鶴」，頁五三〇—五三二，該條目為薛洪勳執筆。又薛洪勳主編：『稀見珍本明清傳奇小說集』（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二〇〇七年），頁二一六。
- ② 薛洪勳曾指出「榕陰新檢」約三十二條本明所據；陳國軍則云引錄二十七條蓋失收引作「逸志」者三則。又陳國軍以為「榕陰新檢」為徐燿（字惟和）所編，然一般著錄多作徐燿，字圍起，一字興公，為徐燿之弟，此從舊說。參陳國軍：『明代志怪傳奇小說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二〇〇六年），頁三九三—三九五。

- ③ 陳國軍：『明代志怪傳奇小說敘錄』（北京：商務印書館，二〇一六年），頁二六八—二六九。原有缺字，據原書補。
- ④ （清）朱珪修纂：『（乾隆）福寧府志』（清光緒重刊本）卷二十一，葉九 a·九 b。
- ⑤ （清）孫蕙修纂：『（康熙）長樂縣志』（清康熙二年刻本）卷三「秩官志」小傳云：「萬曆二十六年知長樂縣」，葉十 b。
- ⑥ （明）殷之輅修纂：『萬曆）福寧州志』（明萬曆四十四年刻本）修志姓氏為修志總裁，署名「奉訓大夫貴州普安州知州張大光」。
- ⑦ 分別見（明）趙用賢：『趙定宇書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五年），頁二十三—一九〇。趙用賢卒於萬曆二十四年，然書目所收約錄及萬曆三十四年前後，如焦竑《焦氏筆乘》、管志道《酬詒續錄》、王思義《香雪林集》，可證此目曾為後人增編。
- ⑧ 馮惠民等選編：『明代書目題跋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三年）下冊，頁一四三九。
- ⑨ 馮惠民等選編：『明代書目題跋叢刊』下冊，頁一六七二。
- ⑩ （清）黃虞稷撰，瞿鳳起、潘景鄭整理：『千頃堂書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一年），頁一八七。
- ⑪ （清）徐乾學：『傳是樓書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三年，北京圖書館藏道光八年劉氏味經書屋鈔本，『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目錄類第九百二十冊），頁七八一。
- ⑫ （清）永瑤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九五年，據乾隆六十年杭州刊本縮印）上冊，頁六七二。
- ⑬ 『塵餘』前有萬曆丁未（三十五年）趙世顯序，是知其編纂晚於『晉安逸志』，參謝肇淛：『塵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三年，『續修四庫全書』子部第一千三百三十冊），頁一五九。
- ⑭ 錢謙益曾重金購入趙琦美「脈望館」之藏書「脈望館書目」即錄有此書。此外，錢氏在編纂「列朝詩集」時，曾向黃虞稷借閱其「千頃齋」之藏書，主要是本朝詩文，詳見錢著「黃氏千頃齋藏書記」，都可能是錢氏取得的來源。參（明）錢謙益：『牧齋有學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六五，據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康熙甲辰（一六六四）刻本影印，『四部叢刊』初編集部）卷二十六，葉二 b·四 b。

- ⑮ (明)陳鳴鶴：『晉安逸志』(據尊經閣文庫藏明萬曆刊本)卷首「晉安逸志序」，葉三a、四a。
- ⑯ 『駕渚志餘雪窗談異』為明代周紹濂所撰，分二卷，計三十則，兩篇有目無文，又有『續帙』一卷，已散逸。約創作於萬曆五年至九年，專錄嘉興方域文化。參陳國軍：『駕渚志餘雪窗談異』二卷『續帙』一卷敘錄，『明代志怪傳奇小說敘錄』，頁二〇五～二一〇。
- ⑰ (明)陳鳴鶴：『晉安逸志』卷二「螺女江」，葉七a、七b。
- ⑱ (明)陳鳴鶴：『晉安逸志』卷二「陳豐」，葉十三b。
- ⑲ (明)陳鳴鶴：『晉安逸志』卷二「胡商」，葉八a、八b。
- ⑳ 關於「詩文小說」之提出，最早見於孫楷第『風流十傳』之提要云：「凡人明人此等文字皆演以文言，多屬入詩詞。其甚者連篇累牘，觸目皆是，幾若以詩為骨幹，而第以散文聯絡之者。……及佑為『剪燈新話』，乃於正文之外贅附詩詞，其多者至三十首，按之實際，可有可無，似為自炫。……自此而後，轉相倣效，乃有以詩與文拼合之文言小說。乃至下士俗儒，稍知韻語，偶涉文字，便思把筆；蚓竅蠅聲，堆積未已，又成為不文不白之『詩文小說』。」孫楷第：『日本東京所見中國小說書目提要』(北京：國立北平圖書館，一九三三年)「明清部」，頁二三三、二三四。岡崎由美曾論及此類作品，稱為長篇傳奇小說，指出語言特徵以文言為主又雜入白話，對話繁多，且「以詩為媒」，只是沒有白話小說以「說書人」為敘述者的設置，敘述技巧上仍多有不同。參氏著：『明代長篇傳奇小說的敘事特徵』收入『九十三中國古代小說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北京：開明出版社，一九九六年)，頁四五一～四六三。後來此種題材多稱中篇傳奇，可參陳益源：『元明中篇傳奇小說研究』(香港：學峰文化，一九九七年)。
- ㉑ 程毅中對唐代詩筆與詩文小說的緣起、影響多有梳理，認為其源出漢魏俗賦，經唐代沈亞之、李玫『纂異記』、『甘澤謠』、『燈下閒談』等創作，影響及明代『剪燈新話』與明代中篇傳奇小說。參氏著：『唐人小說中的「詩筆」與「詩文小說」的興衰』，原刊登於『文學遺產』二〇〇七年六期，後收錄於『程毅中文存續編』(北京：中華書局，二〇一〇年)，頁九十三。

- 一〇五。
- ㉒ 陳國軍：『明代志怪傳奇小說敘錄』，頁十七～二十三。
- ㉓ 許麗芳曾指出唐人傳奇使用韻文的作用，主要有六：包括表明人物身分、強調事出有據、逞才言志抒懷、凸顯關鍵情節、渲染場面氛圍、遊戲酬答筆墨。許氏雖以唐傳奇為對象討論，然明代瞿佑『剪燈新話』及其續作，大致亦仿自唐人傳奇，故所得結論亦相差不遠。參許麗芳：『古典短篇小說之韻文』(臺北：里仁書局，二〇〇一年)，頁三十～五十。
- ㉔ (宋)李昉編：『太平廣記』(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六一年)卷十四「許真君」引『十二真君傳』，頁九十八～九十九。
- ㉕ 胡萬川曾指出在道教故事中常見神仙試人、幻化假相的母題，參氏著：『乍看不起眼的那些角色』，參『真假虛實——小說的藝術與真實』(臺北：大安出版社，二〇〇五年)，頁五十九～八十四。
- ㉖ 金榮華曾為丁乃通『中國民間故事類型索引』A T分類法作了補充，將「水鬼與漁夫」設定為七七六與七七六A二類型，分別加上「落水鬼仁念放替身」、「漁夫義勇救替身」。金榮華：『落水鬼仁念放替身——「水鬼與漁夫」型故事試探及其型號之設定』，『民俗與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高雄：中山大學中文系，一九九八年十一月。
- 附記：本文所用資料《晉安逸志》乃二〇一六年八月初次由芳村先生陪同，一同搭新幹線到訪東京造訪文庫，那年是我在日本訪書的開始，那個夏日從陽明文庫、尊經閣文庫、靜嘉堂文庫到公文書館，穿越竹林町家到百年洋房，從藤原千年家族的收藏到加賀藩、德川家、陸心源之舊藏。在泛黃的葉籤與一絲繫綴，經歷百年塵埃、腐朽的洗禮，「書物」牽繫著訪書者的掛念與尋覓，也串起訪書人的緣分，謹記與芳村先生的不盡緣。